



诗词里的元旦

● 严海萍

元旦,这个承载着岁月更迭、时光流转的重要节日,自古以来许多文人墨客以其抒发情感、寄托希望。在浩如烟海的古诗词中,元旦不仅是时间节点,更是心灵触点。诗人们以笔为舟、以墨为海,把对新年的期许和过往的感慨融入字里行间,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我们以元旦诗词为线索,感受岁月流逝、人情冷暖与家国情怀。

南朝萧子云的《介雅》以宏大的笔触,描绘了元旦的喜庆氛围:“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新的一年,万物复苏,万象更新,祈愿国家昌盛,人民安康。唐代诗人孟浩然的《田家元日》以田园生活的视角,展现了别样的元旦景象:“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星辰变换、岁月轮回,诗人以自然界的变迁寓意新年的到来。

而宋代时期,关于元旦的诗歌颇多。“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王安石的《元日》以其生动鲜活的画面,拉开了新年庆典的序幕。诗中的爆竹声,不仅是辞旧迎新的象征,更是对生活热情与希望的直接表达;春风拂面,带来的是温暖与生机,屠苏酒醇厚,则寓意着驱邪避灾、祈福迎祥的美好愿望,也充分表现出年节的欢乐气氛,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陆游的《除夜雪》以雪为引,寄托了诗人深沉的家国情怀:“北风吹雪四更初,嘉瑞天教及岁除。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雪花纷飞,北风呼啸,本是寒冷孤寂的景象,在诗人眼中却成了上天赐予的新年祥瑞,但诗人未完全沉浸于节日的欢乐之中,书写着对未来的期许和对国家的忠诚。何汝樵的《元旦》这样写道:“腊尽寒犹厉,春来雪未乾。”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冬末春初的景象,流露出对时光易逝的感慨:“流年怜易失,为客敢求安。”远离故土,身为异乡客,诗人内心的不安与无奈跃然纸上:“故里屠苏酒,新年柏叶盘。”家乡那熟悉的屠苏酒、柏叶盘,更添了几分对往昔欢聚时光的怀念:“嗟哉老兄弟,谁与共清欢。”一声长叹,道尽了对亲朋好友的深深思念。

元代诗人王冕创作的《庚辰元旦》:“试看春帖纪新年,霭霭青云起砚田。”以清新自然的笔触,点明了主题即以春联(春帖)记录下新年的到来,描绘了新年的喜庆景象和诗人的情感世界。明代陈献章的《元旦试笔》,以“天上风云庆会时,庙谟争遣草茅知。”描绘了朝廷与民间共庆新年的盛景,展现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和谐共处。清代诗人施闰章的《元旦》:“元旦初逢在帝乡,离分不拟挽衣裳。”创作于诗人赴京赶考期间,寥寥几语表达出诗人的孤独处境和浓浓的思念之情。

诗人以笔墨捕捉时光的流转,赋予诗中的元旦无限的希望与憧憬。而宋代词人笔下的元旦,是岁月更迭的温柔呢喃,细述着旧日已逝、新春将至的喜悦。

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虽非直接写元旦,但其“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的描绘,却让人感受到节日夜晚的璀璨与梦幻。毛滂的《玉楼春·己卯岁元日》:“一年滴尽莲花漏。碧井酴酥沉冻酒。晓寒料峭尚欺人,春态苗条先到柳。佳人重劝千长寿。柏叶椒花芬翠袖。醉乡深处少相知,只与东君偏故旧。”这是一篇辞旧迎新的贺岁词,春寒虽未消退,但作者已满怀如对故友般的期待,迎接即将到来的春天。

词人吴文英所作的《浣溪沙·观吴人岁旦游承天》:“干盖花斗胜春,东风无力扫香尘。尽沿高阁步红云。闲里暗牵经岁恨,街头多认旧年人。晚钟催散又黄昏。”通过真切自然地景物描绘,形象地刻画出节日里人们悠然自得的生活情趣和对时光流逝的感慨……

岁月悠悠,每一首诗,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中国文学的宝库;每一阙词,都是一段历史的回响,一次情感的流露。或抒发个人情怀,或描绘时代风貌,共同绘就了元旦的丰富画卷。

诗词里的元旦,如同穿越时空的信使,让我们在品味中感受文化的魅力,也在心中种下了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带着古人的智慧与情怀一起品读诗词中的元旦。

《元日田家》

唐·薛逢

南村晴雪北村梅, 树里茅檐晓未开。
蛮榼出门儿妇去, 乌衣迎路女郎来。
相逢但祝新正寿, 对举那愁暮景催。
长笑士林因宦别, 一官轻是十年回。

《元旦与可大江行》

宋·丘葵

日出潮回生紫烟, 水光春色异春妍。
底须椒柏来为颂, 且与鸕鳢叙隔年。
风动微波靴面皱, 苔粘枯石佛头圆。
老来须与溪童乐, 争倚芦花学放船。

《蝶恋花·元旦》

宋·黎廷瑞

密炬瑶霞光颤酒。翠柏红椒, 细酌青丝韭。且劝金樽千万寿。年时芳梦休回首。

小雨轻寒风满袖, 下却帘儿, 莫遣梅花瘦。万点鹅黄春色透。玉箫吹上江南柳。

《清平乐·元贞元旦》

元·卢挚

元贞更号。日月开黄道。试看韶华何处好。击壤康衢父老。相将竹马儿童。崧高万岁声中。洛浦梅花香里, 人间第一春风。

元旦

明·区越

东风昨夜到, 送喜入城来。仗尔春阳力, 千门万户开。

元旦

清·宋琬

白项乌啼接曙晖, 条风依约满园扉。非关潘岳为郎拙, 自是虞翻与世违。沧海尚悬渔父泪, 清霜宁为贱臣飞。故园鸥鹭应相语, 辜负三春薜荔衣。



李海茫的水彩画情愫

● 李萍

李海茫,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高级讲师,甘肃省水彩、水粉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甘肃省水彩画协会副主席,获甘肃省委、省政府优秀教师奖和“园丁奖”,临夏州第四届拔尖人才。一直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培育的近600名临夏籍学子考入全国各大高校美术专业。

李海茫是内敛又低调的画家之一,他的大量脍炙人口的水彩画作品及人格魅力,吸引了诸多学子步入门下。

欣赏李海茫的《春分》《老宅春早》《雨季》《金秋》《腊月》《萝卜》《礼赞大地》《临夏老桥》《老宅故事》系列,《留给明年》系列和《老屋记事》《蕴》《洁》《葵花》等作品时,光阴的故事从眼底飘过,那些记忆里的美好一一浮现,总让人沉浸其中、流连忘返,总有丝丝缕缕的情愫敲打于心房。

水彩画在艺术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广泛的应用。画家们利用水彩画的透明性和流动性,创造出了许多优美细腻的作品,使水彩画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作为一种古老而又富有表现力的绘画形式——水彩画,对光与色的独特处理是其魅力之一。光与色、形象再现与传达、情感与氛围塑造及艺术表现的个性化,被李海茫诠释到位。

李海茫的水彩画作品,熟练运用色彩冷暖、明暗和纯度对比等手法,每幅作品的空间感和立体感衍生出别有洞天的天地,独特的透明感和清新自然的风格,成为众多绘画爱好者追逐膜拜的范例。

李海茫孜孜不倦地行走、写生、创作,无论是风景画还是人物创作,绘远山还是绘近景,色彩的巧妙运用与营造的层次感都是极致的,纯度和透明度无延延伸,层次感在冷暖对比、明暗对比中营造了独一味的空间感和透视感。

他把笔触的轻重、长短及疏密把控得极好,点、线、面运用精准,水分控制恰到好处,厚重质感和独特立体感如一篇篇优美的散文诗。

著名书画艺术评论家单玉说:“在李海茫先生水彩画的世界里,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到精湛的艺术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更可以感受到他对生活和自然的热爱和关注。这些作品如同一座座艺术宝库,蕴含着无尽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内涵。它们让我们在欣赏美的同时,更能够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当我们站在一幅幅精美的水彩画前时,仿佛能够听到他的心跳声和呼吸声,他的笔触和色彩仿佛在与我们对话和交流。这些作品如同一面面镜子,反映出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和思想。总之,李海茫先生的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无穷的表现力,成为艺术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以其独特的色彩语言和笔触技法,为我们呈现出一个五彩斑斓、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自然、生活和社会的热爱和关注,可以思考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可以领略到艺术的无穷魅力和生命的美好与真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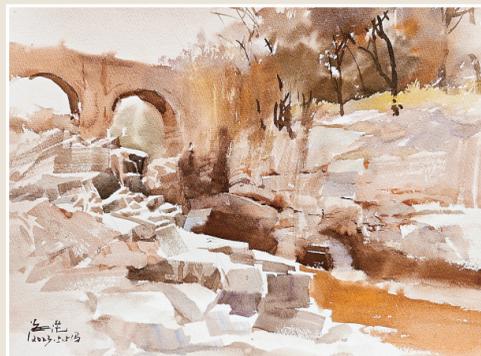
他的水彩画作品色彩变化丰富多彩,如一首流淌的音乐很是曼妙,其独特的色彩语言和笔触技法魅力,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富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人文情怀。通过他的作品,我们读取到他对生活的热爱、大自然的敬畏与对人类的洞察和理解,当然还通过描绘社会现象和事件表达对社会的关注。

他的作品具有丰富层次感和艺术感染力,画面的真实和立体有极强的代入感和沉浸感,人们喜欢在书房、客厅或餐厅悬挂,或作为礼物馈赠亲友。

李海茫笔下的天空辽阔又宁静,家园温馨又安宁,雪野柔和又冷峻,画面的整体布局和构图均衡和谐,光与色的交融创造出丰富多彩、生动逼真的氛围,有身临其境之感。



▲ 歌声嘹亮



▲ 临夏老桥



腊月



春风

《远游》:精神之旅与存在之思

● 王顺天

《远游》作为李越的第六部诗集,不仅凝聚了个人的心路历程,更深刻地透过诗歌的语言,构建了一个富含哲学意蕴的独特世界。这个世界多维而复杂,映射出诗人对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深入探索与体悟。从诗集的结构布局来看,“往观”“远游”“天运”“言归”“击壤”和“回响”六卷,宛如精神宇宙中的六个星系,各自独立又相互映照,共同勾勒出一个宏大且细腻的精神图谱。

整体来看,《远游》不仅是一部高度个人风格化的诗集,更是一部关于精神之旅与存在之思的哲学诗篇。李越以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诗歌技艺,成功构建了一个既真实又虚幻、既具体又抽象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读者不仅能够领略到诗歌的美感与魅力,更能够在诗人的引领下成功将个体生命体验转化为对存在本质的普遍思考,从而踏上一场深刻而难忘的精神之旅。

《远游》构成了一部深刻的精神自传,其中不仅融汇了诗人个体的生命体验,更在宏观层面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从“往观”的童年纯真,到“远游”的青春探索,再到“天运”的命运沉思,诗人以独具诗学风格的笔触,细腻地描绘了一个在时光流转中不断追寻与自我对话的心灵形象。

在“往观”的篇章里,诗人把我们带回了童年的记忆深处。那些纯真的笑声、好奇的探索及对世界无尽的遐想,都成为其笔下宝贵的素材和语词。诗人并未停留在简单的怀旧层面,而是以哲学家的敏锐,从这些初级的生命体验中提炼出了关于存在与成长的初步思考。童年作为个体生命的起点,其纯真与好奇恰恰是探索存在意义的动力。“远游”阶段则映射了诗人求学与青春的岁月。在这一时期,迷茫与挣扎成为了主旋律,青春期的反叛,对

自我身份的探寻及对未来道路的抉择,构成了诗人精神旅程中的重要节点。李越通过诗歌,将这些普遍的青春体验升华为对存在本质的追问,从而赋予更为深刻和普遍的意义。进入“天运”的章节,诗人的笔触愈发深沉和内敛。他开始对命运、宇宙秩序及人类在其中的位置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这种反思不仅体现了诗人个人精神成长的必然阶段,也代表了他对人类共同命运和存在境况的深层次关注。

而在“言归”与“击壤”两卷中,李越的诗歌视野进一步拓展。他从个人的内心世界转向了更为广阔的社会与自然天地。在“言归”篇章中,诗人回到故乡,以观察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重新审视那些熟悉的风景和人物。这些看似平常的乡土元素,在李越的笔下却蕴含了丰富的存在主义内涵。他通过对故乡风物的描绘,不仅表达了对传统与根脉的尊重,更在其中探索了存在的根基与意义。“击壤”一卷则将诗人的关注点引向了劳作与生活的关系。劳作作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活动,在李越的诗歌中获得了新的哲学诠释。他通过对农民辛勤劳作的描绘,不仅赞美了劳动的价值和美感,还体悟到了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源泉。诗集的最后一卷“回响”,宛如一曲悠扬的终章,为整个精神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这一部分中,李越运用了梦幻般的诗歌语言,构建了一个超越现实的未来世界。他在这个构想的世界中,对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进行了深刻反思和展望,体现了他对诗歌艺术的独特追求和创新精神。

作为一部长诗,《远游》在宏观的叙事结构下,体现了诗人对个体存在境遇的深刻洞察。诗集以个人成长为线索,通过六卷的铺陈,系统地展现了诗人在不同生命阶段对自我与世界的理解与探索。每一卷如同一个独立的精神空间,

既相互关联又各具特色,共同构筑了诗人复杂而多维的内心世界。这种对个体生命经验的细腻描绘,不仅展示了诗人高超的艺术技巧,更在深层次上触及了存在的核心问题:人如何在不断变化的时间与空间中定位自己,寻找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此外,《远游》在诗意表达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考。诗人李越在武汉大学哲学专业背景,使得他的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海德格尔等哲学思想的影响。在诗集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诗人对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深刻领悟和运用。

在《远游》中,精湛的艺术手法与深邃的哲学思考相得益彰,共同构筑了一场关于精神与存在的探索之旅。诗人巧妙地运用丰富的艺术元素,使抽象的哲理得以在具象的诗歌语言中生动呈现,引导读者在感性的审美体验中逐步抵达理性的思考深度。这些具象化的描述,不仅让诗歌更加鲜活可感,也为读者提供了解读诗人内心世界的密码。

从海德格尔的艺术现象学视角来看,《远游》无疑是一部具有深刻哲学意蕴的诗集。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能够建立一个世界并制造大地,而李越的诗歌正是通过语言的艺术构建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诗人自由地表达着对存在与真理的追求和探索,也向读者展示了一种可能的生活方式和思考路径。在“建立一个世界”的同时,李越的诗歌也在“制造大地”。他通过对具体物象的细腻描绘,如“盲道上踢着脚尖”的中年人、“佛手柑”般的手、“荒原上黑气弥漫”的景象等,赋予了这些事物新的生命和意义。

海德格尔曾强调,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更是存在之家,是思想得以栖息和展开的场所。在《远游》中,李越深谙此道,他的诗歌语言简洁而富有

力量,往往能够直击人心,引领我们进入他的精神世界,共同探寻存在的奥秘。这种力量,既来源于他对语言的深刻理解和精湛运用,将日常语言提升为诗意的表达,也源于他对存在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独到见解,通过诗歌的形式将哲学思考具象化,赋予其生动的艺术形象。以“击壤”这一部分为例,李越通过细腻而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农事劳作的场景。他不仅以诗人的敏感捕捉到了农民生活中的艰辛与美好,更以哲学家的眼光审视了其中所蕴含的存在问题。在这些看似平常的劳作场景中,诗人引发了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劳动与生存意义等深刻问题的思考。他让我们意识到,劳动不仅是为了生存的手段,更是人与自然建立联系、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

“黄昏为万物镀上金边,一切劳作均将沾享荣光。”这是李越诗歌《金子黄昏》中的一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李越的诗学谱系中,《远游》就是这“一切劳作”中的一种。在《远游》中,李越“建立”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并“制造”了一片充满生命力的诗歌大地。这个世界既是他个人情感与思想的投射,也是对人类共同精神追求的一种象征和寓言。在这个世界里,他以哲人的敏锐和诗人的柔情,探索着存在的意义,追寻着精神的家园。他通过对自然景象、人物情感及劳作场景的细腻描绘,赋予了这些元素新的生命和意义。这些被诗人精心选择和塑造的意象,不仅承载着他对生活的独特感悟和对自然的敬畏之情,更成为读者进入他诗歌世界的桥梁和媒介。概言之,在这个喧嚣而浮躁的时代里,《远游》为我们提供了一片宁静的精神栖息地,让我们能够在其中找寻自我并重新审视世界,在“劳作”中存在,在“远游”中沉思。